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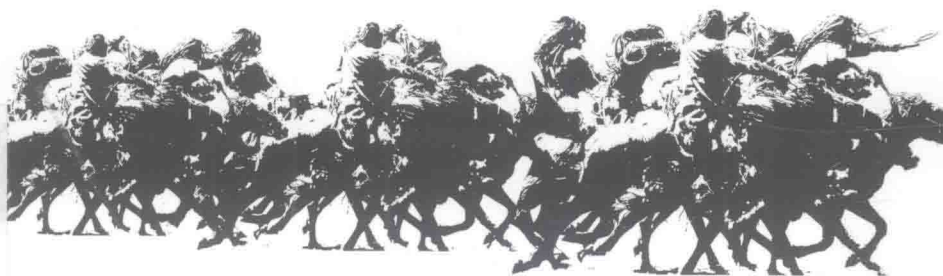
征服者 成吉思汗 3

BONES OF THE HILLS

白骨之丘

[英] 康恩·伊古尔登◎著
许恬宁◎译

蒙古战神
成吉思汗
传奇再现



征服者 成吉思汗③ 白骨之丘

当大汗的怒火指向西方，就已经注定历史必将改写！

在历史小说领域中，康恩·伊古尔登俨然已自成一家。

——《每日镜报》

伊古尔登为我们说了个精彩绝伦的故事……节奏扣人心弦，情节设定亦独树一帜。

——《泰晤士报》

伊古尔登编织出一个关于男性情谊、弓与刀、战争与草原召唤的精彩故事。宛如一部场面浩大的电影在我面前上演……在好莱坞改编这故事前，赶紧先读为快吧。

——《每日快报》

伊古尔登的笔调酣畅淋漓……故事节奏就如书中主角一样飞快地策马狂奔。

——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

了不起的想象力，令人沉迷不已……第一流的历史小说。

——《出版家周刊》

建议上架：文学、历史小说

ISBN 978-7-5561-0356-0



9 787556 103560 >



京东图书
—JD.COM—

定价：39.00元

征服者
成吉思汗3
白骨之丘

(英) 康恩·伊古尔登 著
许恬宁 译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征服者：成吉思汗. 3, 白骨之丘 / (英) 伊古尔登著; 许恬宁译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5561-0356-0

I. ①征… II. ①伊… ②许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8560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：18-2014-103号

The Conqueror Series 3: Bones of the Hills

Copyright©ConnIggulden,2008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. M. Heath & Co. Ltd.
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©2014 by Hunan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Allrightsreserved

本书译稿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

征服者：成吉思汗3·白骨之丘

著 者 (英) 康恩·伊古尔登

译 者 许恬宁

出 版 人 谢清凤

策 划 人 周 政

责任编辑 聂双武 胡 萍

装帧设计 彭意明 孙至付

内文设计 李映龙

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[<http://www.hnppp.com>]

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 410005

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

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/32

印 张 12

字 数 300千字

书 号 ISBN978-7-5561-0356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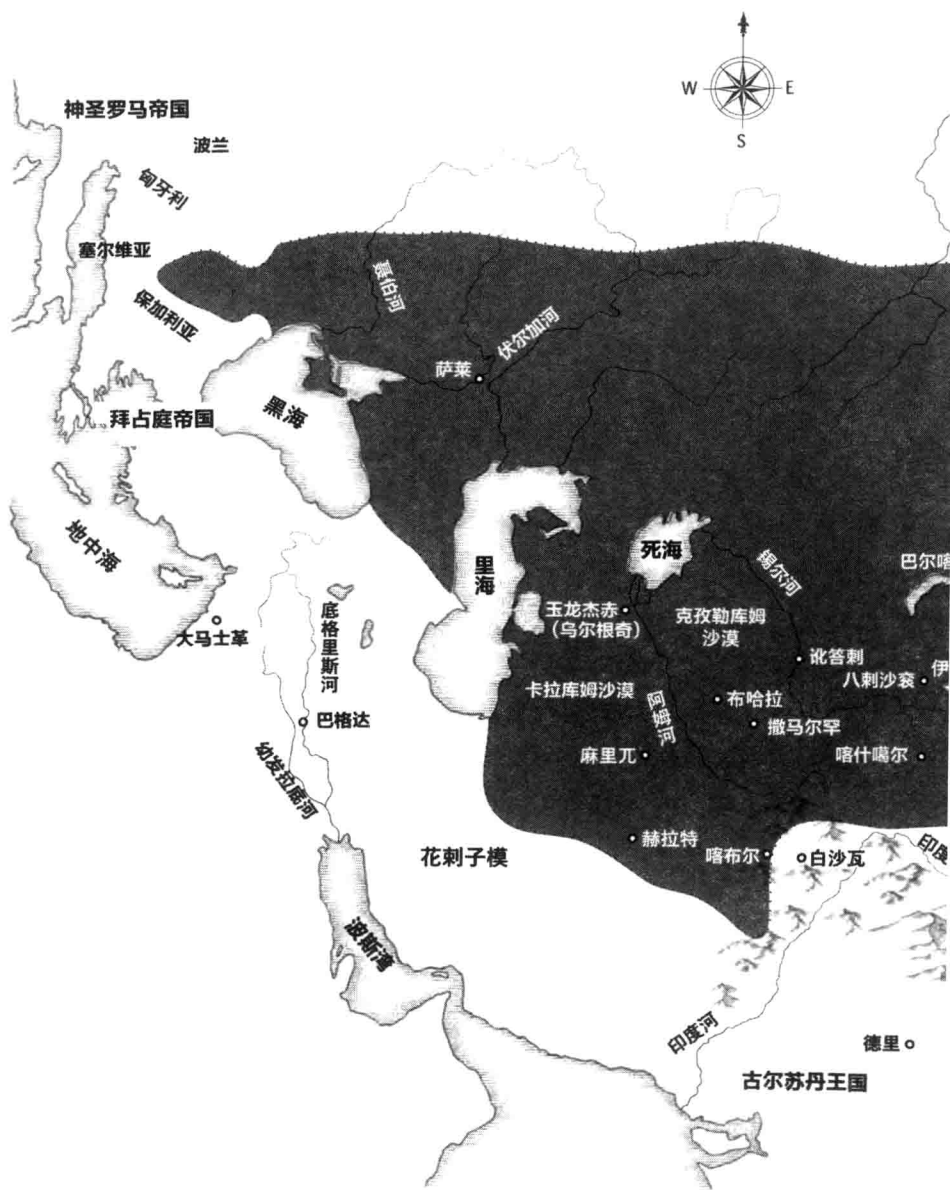
定 价 39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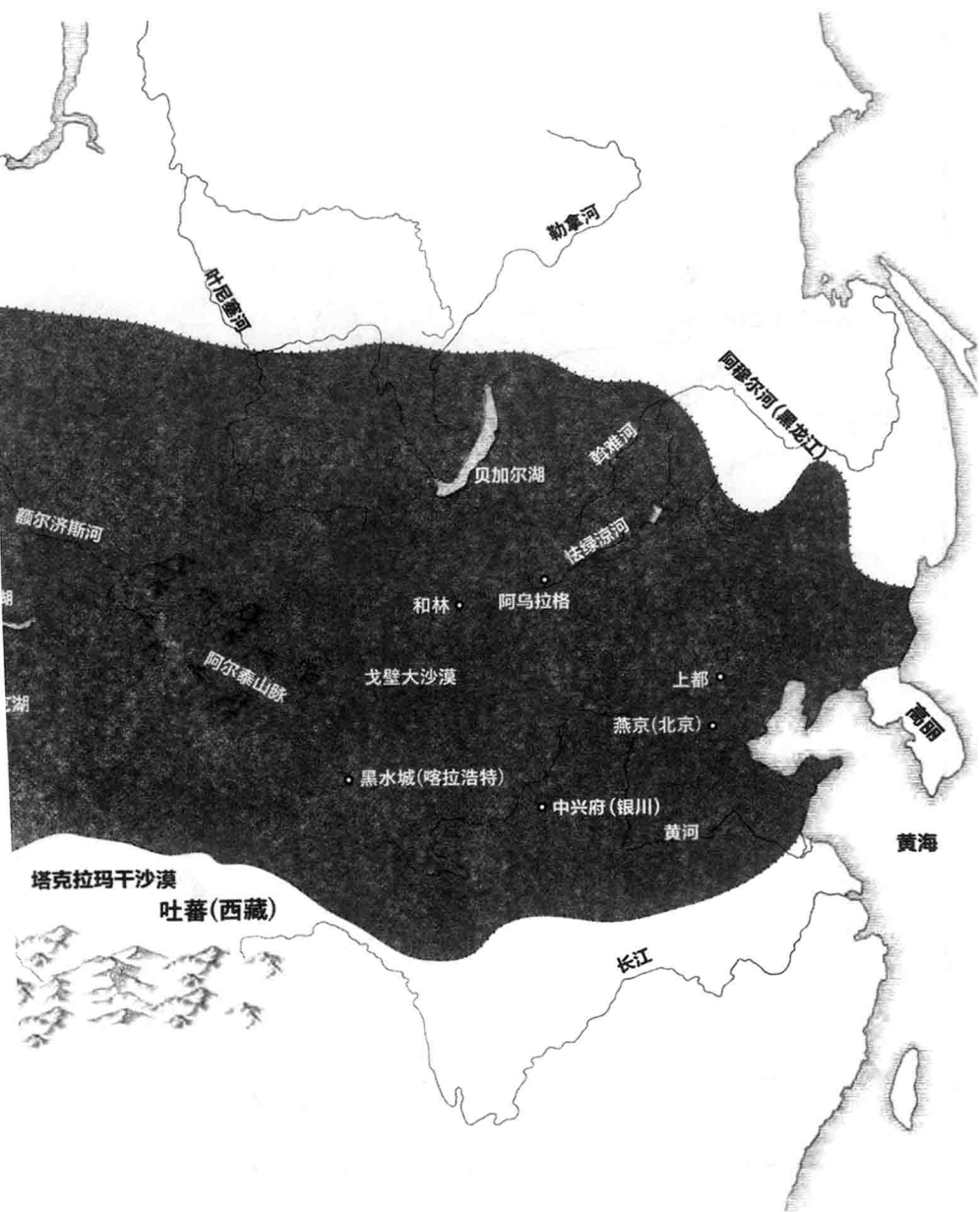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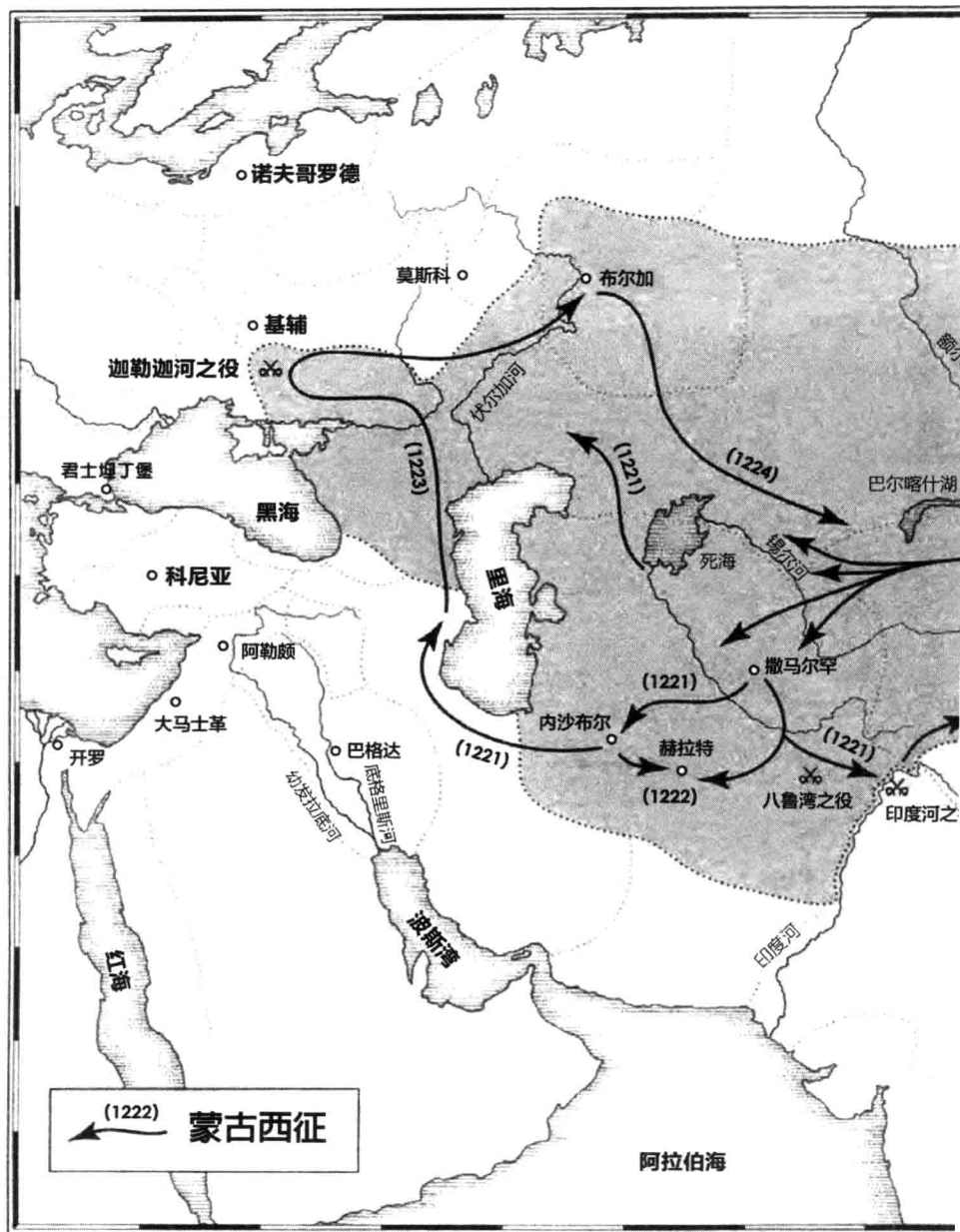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献给我的儿子亚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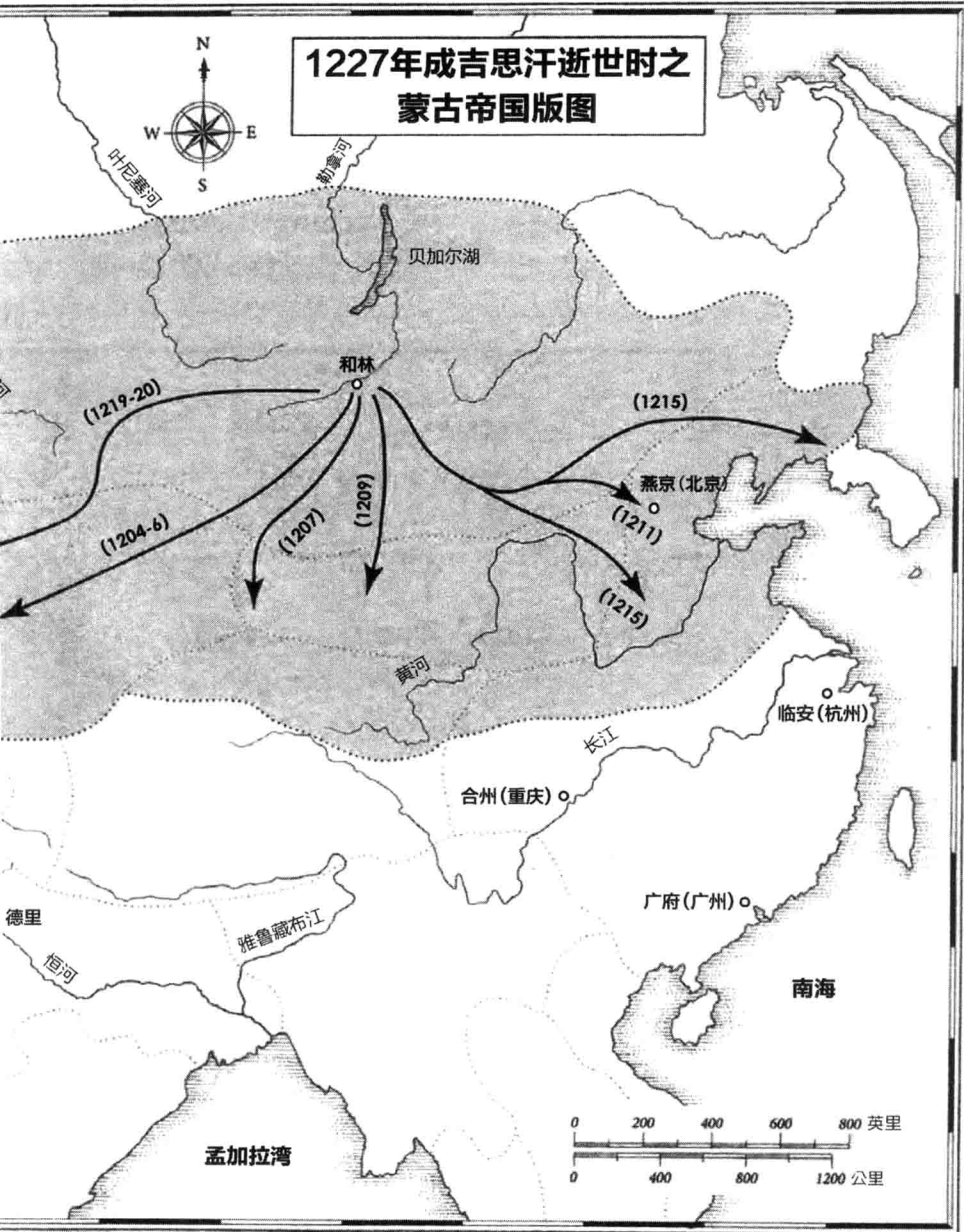
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帝国版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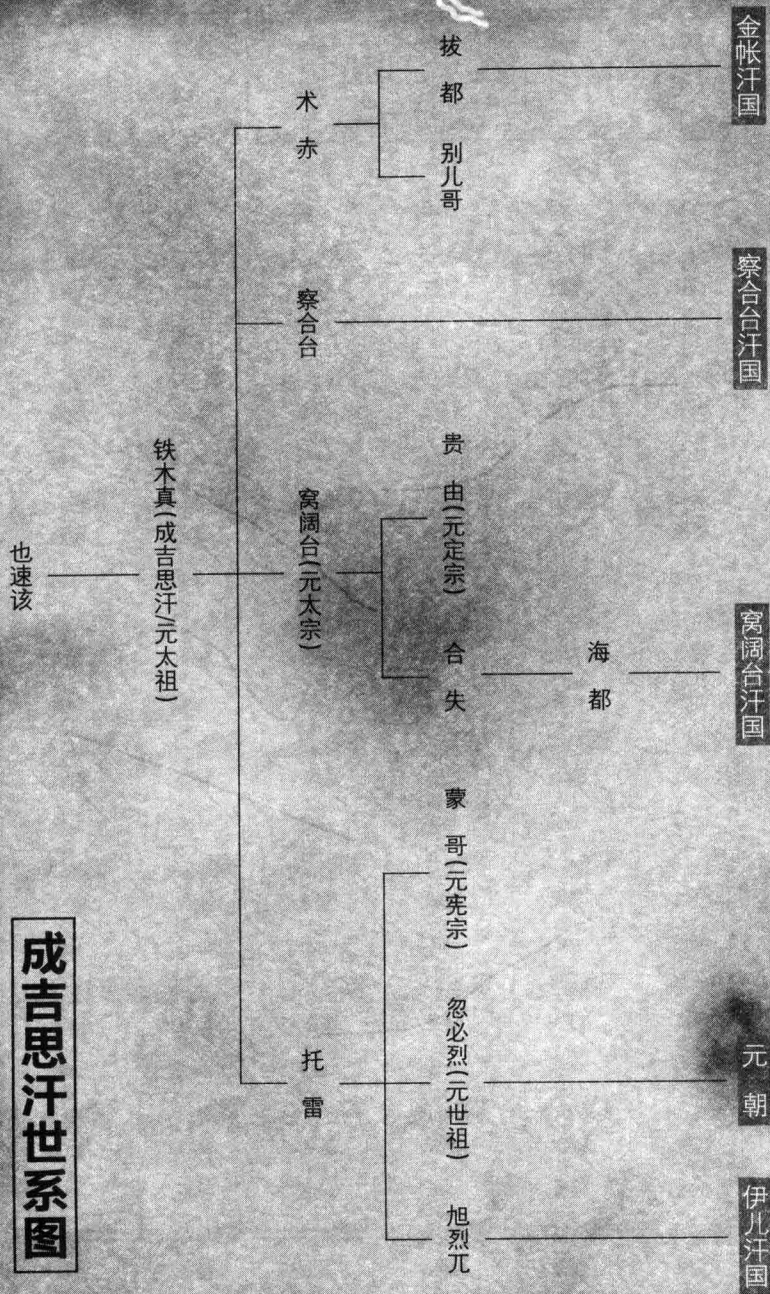




1227年成吉思汗逝世时之 蒙古帝国版图



成吉思汗世系图



序章

BAIGUZHILL
白骨之丘

火焰在圆圈中央怒吼，黑色人影持刀跳跃舞动。衣袍旋转，黑影发出的长啸声盖过四周犹如哭嚎的吟唱。席地而坐的男子膝上放着丝弦乐器，正随着人影踩地的节奏拨弹旋律。

火堆旁，打着赤膊的蒙古战士跪成一排，双手缚绑在后。他们全都面无表情，冷眼面对将自己抓来此处的胜利者。商队首领柯哈斯克在抵抗中惨遭痛打，嘴角流血，右眼肿胀无法睁开。这不算什么，更糟的情况他也碰过。柯哈斯克对弟兄的全无惧色十分自豪。他看着黝黑的沙漠战士挥舞着蒙古鲜血的弯刀，对着星辰大声吟唱祝祷。柯哈斯克心想，这是个奇怪的民族，头裹多层厚布，松垮的上衣罩着宽裤，大部分男子脸上蓄须，嘴唇只是黑棕胡须中的一抹红。他们的身材比最魁梧的蒙古战士更高大壮硕，身上散发着浓烈的奇异香味，口嚼植物块根，不时将棕色残块吐在脚边。柯哈斯克压抑心头厌恶，看着他们又叫又跳，手舞足蹈，逐渐陷入狂热。

他疲惫地摇头，才明白自己先前太过自信。帖木格大人派给他的二十人全是经验丰富的战士，但他们不是劫掠部队，而是负责保护送往诸国的礼物的，因此措手不及被抓住。柯哈斯克回想前几个月，与

诸国交好的任务令人失去戒心，才会一时失察。他和弟兄们来到纵横交错的山道间的一片贫瘠土地，此地农作物零星长着，他只能和一贫如洗的农夫交换简单的食物，幸好仍能打到足够猎物，让大伙儿在火上烤起肥滋滋的鹿肉。但或许当时不该停下来的。农夫曾指着山警告他们，但他不懂他们的话。他不曾与山中部落起过冲突，然而月黑风高下，当一群战士呐喊冲出，熟睡的他们无一幸免。柯哈斯克闭上眼睛又缓缓睁开，如今只剩八个弟兄活着，但第一次厮杀前，他的长子便已不见踪影。那孩子先到前头勘察形势去了，希望他还活着。如果他逃过一劫，就能带话给大汗。想到还有希望，柯哈斯克心中就涌现出一丝安慰，不再满腔怒火。

车上礼品被劫掠一空，所有财宝都被部落男子抢走。柯哈斯克低眉偷看，只见数个敌人穿上血迹斑斑的蒙古袍。吟诵益发狂热，柯哈斯克看见这些人开始口吐白沫。部落领袖拔刀，大吼一声上前，柯哈斯克挺直背脊，和周围弟兄互看一眼。“今晚过后，我们将与祖灵一同望着家乡的山丘。”他大声激励他们，“大汗将会听见我们，他会将这里夷为平地。”

他的镇定语调似乎更激怒了持刀的阿拉伯人。那人脸上闪过阴影，挥刀砍向一名蒙古战士。柯哈斯克面无表情地看着，既然不可避免的死亡气息已在颈边，他不再恐惧，心神一片镇定，至少这点让他感到些许安慰。希望家中妻妾听见他的死讯时还会掉泪。

柯哈斯克大喊：“弟兄们，要勇敢。”

蒙古战士来不及回应，头颅已被砍下，鲜血四溅，阿拉伯人踉跄地欢呼，刽子手微笑，白牙黑肤形成鲜明对比。刀再次落下，另一个蒙古人倒向肮脏的地面。柯哈斯克感觉喉头紧缩，无法言语。这是一片充满湖泊与清静山涧的土地，与东方的燕京相隔六千里，一路上遇到的村民虽害怕蒙古人的奇怪脸孔，但依旧和善。出事那个早晨，柯哈斯克才得到村民祝福，拿着黏牙的甜食上路。他骑马走在蔚蓝天空下，完全没料到山中部落正传递着蒙古商队出现的消息。他依旧不解为何会被攻击，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礼车令人覬覦。柯哈斯克抬起视线

搜寻山丘，希望能瞥见儿子的身影，再次祈求儿子能目睹父亲的死状。如果他正看着，那么自己绝不能死得像个孬种。这将是给儿子的最后一件礼物。

刽子手挥了三刀才砍下第三颗头颅。终于大功告成后，抓着头发拎着头颅向同伴展示，用奇怪的语言大笑大叫。柯哈斯克学过一点这一带的普什图语，但无法理解这一长串的话。他带着肃穆的心情，静静看着屠杀继续，最后只剩他一人活着。

柯哈斯克抬头，眼神丝毫不带畏惧。火光后方远处有个身影，令他大大松了口气。昏暗中白影晃动，柯哈斯克面露微笑。儿子在那里，他在打暗号。柯哈斯克低下头，免得暴露儿子的行踪。远处闪烁的光线消失，但柯哈斯克全身放松，不再紧绷，大汗会得到消息的。

阿拉伯战士准备再次挥舞染血大刀，柯哈斯克抬头注视。

“我的族人会再见到你们。”他说。

持刀的阿富汗人迟疑一下，不解柯哈斯克的语言。

他大喊：“异教徒，去死吧！”这句话对蒙古领队来说，只是一串模糊的声音。

他疲惫地耸肩。

“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”大刀一挥而下。

1

BAIGUZHOU
白骨之丘

风不停落在山脊上，山巅乌云飘动，一道道阴影穿越大地。早晨宁静，这一带似乎空无一人，两名男子领着狭长的纵队，百名年轻战士跟在后头。蒙古人独行千里，唯有皮革窸窣声与马匹鼻息打破沉默。一行人停下辨认声音时，沉默重新笼罩沙地。

速不台是长年追随伟大汗王的将军。战袍千疮百孔，头盔数处凹陷，曾不止一次死里逃生。他身上所有装备破旧不堪，但冬日来临时，身子依旧挺直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三年的北地征战生涯中，他只输过一场小战役，但隔天战况尚未传出前便已重返战场，并杀光该部族。在这片似乎每深入一里就更添一分寒冷的荒原中，他战无不胜。征战过程中，他没有地图，有的只是传言。据说远方建有城市，河流冰冻到可在上头烤牛。

右方，大汗的长子术赤与他并肩共骑。术赤还不到十七岁，但已是个能继承汗国的战士，甚至可能在战争中指挥速不台。他身上的皮铁甲与他人无异，也带着所有战士都要负荷的鞍袋武器。速不台不用问就知道术赤愿与众人一样只吃干血干奶，这些只要加水就是营养的粮饷。这片大地不会原谅不把生存当一回事的人，两个男人都已学会

寒冬教给他们的东西。

术赤感觉有人注视自己，永远处于戒备中的深色眼珠闪动。他和身旁年轻将军的相处时间远超过自己的父亲，但旧习难改。虽然他对将军崇敬不已，但仍旧难以信任他人。速不台将军天纵英明，不愿倚赖直觉，他对探子、训练、战术及箭术的重视胜于一切，不过追随他的人，只看见就算情势再不利，只要幼狼军将军出马即可得胜。其他人可以铸刀或制鞍，将军则能组织军队。术赤知道自己能在他身边学习实在是幸运至极，不晓得被派往东方的弟弟察合台现在怎么样了。术赤骑过丘陵时，忍不住做起白日梦，想象父亲与弟弟看到自己茁壮成人时的惊讶模样。

速不台突然发问：“你行囊中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术赤抬头看了乌云密布的天空一眼，将军最喜欢即兴考他。“将军，是肉。没有肉我就不能战斗。”“不是你的弓？”速不台追问，“没了弓，你是什么？”“什么都不是，将军，但没有肉，我连拉弓的力气都没有。”速不台咕哝一声，那是他自己讲过的话。“肉吃光时，光靠血和奶你能活多久？”“三匹马轮流放血，最多撑十六天。”术赤想都不用想就能回答。自从他和将军领着一万人离开金国都城的影子后，就不停演练这些答案。速不台又问：“那段期间内你能走多远？”术赤耸肩：“可以换马的话是五千里，如果必须在马鞍上吃喝休息，要减一半距离。”

速不台见年轻人心不在焉，眼睛一闪，改变问话方向。

他厉声问：“前方山脊有什么问题？”

术赤吓了一跳，抬头说道：“我……”

“快！众人等着你做决定，是生是死就看你一句话。”

术赤咽下口水，但速不台是他的师傅。“太阳在我们背后，因此抵达山顶时，几里外都能看到我们。”速不台正要点头，术赤又说下去，“地上满是沙砾，不管我们用什么速度穿越山峰最高处，都会在空中扬起沙尘。”“很好，术赤。”速不台说话的同时，脚跟一踢，快速奔向前方山顶。一如术赤所料，数百骑士掀起一阵红沙，掉落头

顶。一定会有人看见并报告他们的行踪。

速不台抵达山巅时没有停下，坐骑后腿试图抓紧沙砾以免滑落。术赤跟了上去，突然吸气时捂着口鼻呛咳不已。速不台抵达山巅后在五十步外停下，龟裂地面一下陡降成峡谷。无须下令，部将就以将军为中心，整齐散成两排，仿佛地上画出的把弓。他们早已熟悉自己的将军没事就会来这么一招。

速不台凝视远方，眉头皱起。山丘围绕一片平坦地面，上头有条河流经过，春雨令溪水暴涨。河岸边有排缓慢移动的队伍，手中拿着显眼的大小旗帜。要不是身处战场，眼前的壮丽景象还真是令人屏息。术赤的胃一缩，感到一阵敬畏。一万至一万一千多名俄罗斯骑士一起出动，金红马鬃闪耀。他们身后，几乎同样多的人运送着车辆、备用马匹、女人、男孩与仆人。太阳选在那一瞬间穿透乌云，耀眼光线照亮山谷，骑士闪闪发亮。

骑士所骑的马匹高大，浑身毛茸茸，重量几乎是蒙古马的两倍。就连马上的人在术赤眼中都十分奇特。他们像块石头般坐着，脸颊至膝部都披着厚重结实的铁衣，只露出蓝色眼珠与双手。这群武装骑士已准备上战场，手里拿着像长矛但前端包覆着硬铁的骑枪，骑马时武器直立，枪托处是个皮质杯状物，置于马镫后。术赤看到，他们腰带下还携有斧头与长剑，每人都拿着勾在马鞍上的叶状盾牌，头顶飘动三角旗，金光闪耀，壮丽威武。

术赤瞄了一眼头顶沙尘，低声说道：“他们一定看到我们了。”速不台将军听见他说话，在马鞍上转过身：“术赤，他们不是平原上的人。距离这么远，他们等于半瞎。你怕了吗？那些骑士那么高大，换作是我就会害怕。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术赤全身发烫。如果这话出自父亲，就会是一句嘲弄。但将军说话时双眼发亮。将军只有二十多岁，这个年纪就能统领众人，可以说十分年轻，但他并不惧怕。术赤知道，将军不关心巨大的战马，也不关心马上的骑士，他的信心建立在幼狼军的速度与箭术上。

蒙古军队编制中，一个“百户”由十个“十户”组成，每个十户

都由一个十户长率领。在速不台命令下，只有这十人身穿厚重铠甲，其他人则在厚重蒙古袍下穿着皮甲。术赤知道父亲喜欢重装上阵，但速不台所领的人马似乎也活得很好。比起全身笨重的俄罗斯战士，他们更能立刻全速奔驰，而且在战场中无所畏惧。众人和速不台一样，饥渴地望向斜坡下的军队，等着被看见。

“你知道你父亲派人带我回去吗？”速不台问。

术赤点头。“所有人都知道。”

“我原希望抵达更北之地，但我是你父亲的手下。大汗负责下令，我负责听令。你明白吗？”术赤凝视着眼前的青年将军，一时忘了谷下的骑兵。他的脸上没有显露任何表情，答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这答案令速不台多看了他一眼。

“术赤，我希望你确实明白。你父亲是个值得追随的人。不晓得他看见你成长为健壮的男子汉后会有什么反应。”

有那么一瞬间，术赤的脸愤怒纠结，但立即恢复，深深吸了口气。在许多方面，速不台都比他父亲更像父亲，但他不会忘记将军真正效忠的对象。只要父亲一声令下，他就可能杀了自己。他看着年轻将军时，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丝歉意，但他看到的未能抚慰心中的冲击。

“将军，他会需要忠诚的人。”他答道，“我的父亲唤我们回去，不会是为了休养生息。他会找到必须撕裂的新土地。他就像狼，永远饥饿，即使肚子撑饱了也一样。”

听到大汗被人如此描述，速不台不由得皱眉。过去三年中，每当术赤提起自己的父亲，从未流露过温暖之情，只是有时带着一丝渴望。然而随着季节更迭，那股渴望也逐渐消退。成吉思送出去的是个男孩，但回去的将是个男子汉。术赤由他一手调教，虽然那孩子永远苦闷，但在战场上能保持头脑冷静，众人也都仰仗他。他将会是个好将才。

“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，术赤。”术赤微笑。

“将军，你永远都有问题。”他答道。

“我们已经引那些铁甲骑士追逐我们近千里，他们的马已经累